

视觉传达设计(第2版)
视觉传达设计(第2版)

收藏

时光的魔法书

周晓枫 / 著

无影

汪海

张二
张二
张二



XI'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西安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晓枫 / 著

收藏

——
时光的魔法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收藏：时光的魔法书

SHOUCANG: SHIGUANG DE MOFA SH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收藏：时光的魔法书 / 周晓枫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7

(极度文丛)

ISBN 978-7-5598-1838-6

I. ①收…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974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541199)

开本：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7.25 字数：105 千字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册 定价：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想象中的回忆
(自序)

活得殷实，不仅取决于财富，还有对财富的记忆；能否活得确凿，同样仰赖于我们的记忆。我妒羨那些技艺超群之辈，尤其当他们选择写作。他们不浪费被赐予的每株谷穗——在过去和未来，在铺展开的纸页，神都为他们布置了辽阔的丰收。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是我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它其实接近一个过分漫长的充满递进和转折的句子，极尽博尔赫斯的修辞才华展现一个人不可思议的记忆力。“我们一眼望去，可以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三个酒杯；富内斯却能看到一株葡萄藤所有的枝条、一串串的果实和每一颗葡萄。他记得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南面朝霞的形状，并且在记忆中同他只见过一次的一本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同凯布拉卓暴乱前夕船桨在内格罗河激起的涟漪比较。那些并不是单纯的回忆；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和肌肉、寒暖等的感觉有联系。他能够再现所有的梦境。他曾经两三次再现一整天的情况；从不含糊，但每次都需要一整天时间。”

整天谈论别人的好胃口，这个人一般食欲不振；正如我之所以向印刷机般的记忆力频频致敬，正因为我健忘多言，状态混沌，在浑浑噩噩中丧失时空的坐标……风雪天我上路，又在

阴雨季被迫停在迷失的中途。

阅历不够丰富是作家的先天缺陷。写作，甚至改写经历的苦难性质，把它变为财富的藏匿地点。当我试图从往事中有所获取，一个重要的词到来：童年。魔法的产生是因为孩子对世界付出了由衷的信赖，他们相信石头会疼，小猫怀有心事，相信神仙和会说话的苹果树——因为孩子相信奇迹，上帝才会为他们变出魔术。但是同样，我再次面对自己的障碍。作为一个只有今天没有昨天的人，回望过去让人伤感，除了几个短暂镜头，我的近视记忆已看不清童年。那块随时擦去字迹的黑板保持着黑暗的空白，我不能默写曾经的字迹。

但记忆是否值得绝对信赖？被虚荣蓄意提升的部分，因耻辱而回避继而抹杀的部分，天然丢失的部分，幻觉生根的部分……杂质的化合作用，使记忆闪烁不定，并偏离真相。自以为是的记忆有时如同老实人的谎言，我们早已放松戒备。一个人指着自已幼时的照片向你津津乐道，这时，比他的往事更无须置疑的证明是，他失去了那条向童年折返的路径。

比利时作家弗朗茨·海伦斯说：“人的童年提出了整个一生的问题，但找到问题的答案，却需要等到成年。”成年不仅意

味着童年之后的岁月延续，更承担对谜题的破解。这种破解是远离数学法则的，近乎猜测，所以充满了美妙的假设和向往中的判断。科学可以在骨骼化石上设想羽毛，设想被风托举的飞；如果连骨骼也不再需要，只有文学能够做到。我不得不鼓励自己说：遗忘是必要的，那是为创造预留的宝贵空间；说正是虚线断开的部分，构成省略号中意味深长的效果；说海市蜃楼，比营造任何一座现实建筑，更为激动人心。

我从1997年末开始写作《收藏》，断断续续地进行，比我预想的时间长。围绕这个大题目展开的作品大约有十二万字，出于各种原因，我把其中一些放到别处，使这本书里的篇目在形式和内容上保持一致性。这是在想象中开始的回忆，记忆的参照系数和想象的设计能力共同发挥作用，使我重新成为孩童，满怀好奇，开始打量。一些经验被唤起，一些感受被创造，有时像古老籽粒催开自己封存已久的春天，有时像被嫁接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果实——写作过程中，我感到盛开，以及枝头的甜蜜积累。

想起童年的我敏感得带有夸张的自怜，会因父母的批评郁郁寡欢。躺在床上我把自己假想为孤儿，假想为发现身世秘密

后悄然出走的流浪者，旷寒的风把我彻夜吹拂……泪水浸泡着黑暗中的枕头，最后我手脚冰冷地蜷缩着，被绝望包围。想象，使没有孤儿经历的我真的获得了孤儿的体验，这显然于我更为重要。写作这本书，我无意于以考古学家的眼光挖掘自己的过往，在物的指认中被澄清和说明。形似与神似，到底哪个更被尊重？虚构使我逐渐触及比履历表更为真实也更为有效的东西，并且固执了偏见：一根理想的稻草比现实的船板更能让我获救。

感谢孙莹的插图。她的创作自由明朗，让人觉得童话和梦境不仅仅是许诺而已——愿对那些在我阴郁的文字中艰难跋涉的读者有所补偿。

目录

葬礼	焰火	小荷	铁轨	票证	锯木场	旧物	光影	锻炼	大地	词语	病床
203	185	165	147	129	111	93	75	55	37	19	1

病
床

黄昏里，燕子鸣叫得格外凄厉。晚霞，像一场浩荡的火焰，等它完全冷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焚毁的代价：整个自然岿然不动的黑暗。燃起的火堆上方，总会飘浮一些草木的断秆；现在天火之外升腾着另外的灰烬，那是焦煤色的燕子——漫空飞动的镰翼，似乎要割断相连昼夜的最后筋脉。燕子的飞行曲线沿着某种复杂的几何图形。有时飞得如此之高，有时又突然受伤似的跌下来，低得让人惊呼。下午我坐在小花园的石凳上，仰头观望燕子。我诧异，它们在高速中翅膀从不相碰。低掠而过的燕子，我窥见它杏黄的喉部，尖叫就是从那个鲜明的部位发出，并在灌木丛上端持久的空寂中扩散开。

眸光藏匿在漆亮的羽色中，燕子飞旋、叫喊，不止不休。它们从不在寒冷中驻留，追逼春天，这些天空中的暗斑，就像不散的阴魂穿插在花束和暖流当中，让人群之中那个唯一的四月诗人有所警醒，不致因沉湎柔情而丧失他最为宝贵的怀疑。

春光明媚，而削薄的燕翼，携带着深秋河水一般的幽暗和凉意。黄昏是一座壮丽祭坛，正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那成群的燕子身着法衣，承载圣谕，传递召唤。几只蝙蝠混迹于队伍，飞翔和身影巧妙地模仿鸟，并且，它们反讽般的拟造出人类的五官。披拂光滑的绸面膜翅，蝙蝠短小、覆毛而略带邪恶感的脸，在星光稀少的夜晚，闪进孩子的梦境。燕子和蝙蝠，漆黑的，能从漆黑之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们体内有血。

燕子聚集之地，总是乐于选择宫殿或庙宇，好像执意为历史、传统等带有死亡参与的东西做见证。一座建于21世纪初的医院，从双重意义上符合了燕子的兴趣要求——这片领地，集中着衰竭的心律、逐渐闭合的肺叶、空旷或淤塞的胃、聚积毒素的肝、功能萎缩的肾、错乱的头脑、被药水冲稀的血液……它们表现了共同的特征：与死亡保持危险的暧昧关系。夕光烘托着医院高大的圆柱、大理石的台阶、陷入昏冥的迂回走廊，尤其是屋顶层层覆盖的琉璃瓦——其中一些，上面的深绿釉彩已经剥蚀，露出陶土褐黄的内坯。在那殿堂般的檐角，驻留着几只模样奇诡的动物。率领这些异兽的，是一个束髻的古人，他本人也日日夜夜骑行在一只假想中的动物上，有时是雨流过，

有时是雪覆盖下来，他的五官日益模糊，正如他原本不详的身份——他是否担负任务，指引那些终止在病床上的疲倦灵魂前往空气般透明的天国？

熄灯以后，我躺在床上，闻着医院里特有的来苏水味儿……夜巡护士白色的软底鞋无声走过；值班室里青蓝的灯一直亮着，一个刻苦的实习大夫在灯下翻阅病历；一个头脑昏沉的人推开厕所的木门；不能自理的病人拉动线绳，红灯呜呜地低鸣，像扁桃体术后疼痛的喉咙。依然睁着眼睛，黏重夜色停在窗外，而夜色在我眼皮上轻得没有分量。无数次，它们的形象充塞在我视线中——光线渐暗的天空，深潭一般，而那些越飞越高的燕子，也像纷纷投入潭水的石子，很快没入。燕子和蝙蝠，好像一些奇形怪状的字符——事实上，蝙蝠也的确获得了近于书写上的意义，京剧华美的戏装上，刺绣蝙蝠图案，用以表示福祉。我们的幸福，通常由财产和寿命决定，蝙蝠何以与之相连？它们更似偷窃者而非给予者。平衡造就理想，反差构成现实——这个错位的世界，如同要由蝙蝠寓示好运，由深渊烘托烛火，由残疾佐证健康，由死神权威的嘴唇谈起永生。我几乎带着早熟和寓言色彩，幻想燕子和蝙蝠，幻想它们自由、

神秘甚至阴暗的飞，来报答日日纠缠我的药片和体温计。

我从小就对医院很熟悉，这是由母亲的职业决定的。她穿着白大褂，眼睛从口罩上端露出来，没有其他五官的配合，我判断不清她的表情是严肃抑或温柔。我跟随她穿越门诊走廊，两侧的椅子上坐满候诊者，疾病的荫翳占据他们的瞳孔。他们的脸空无遮挡。从外貌上，我很快分出医生和患者：医护人员统一着装，分外干净，我甚至从他们的衣装上联想起密封的白色药瓶，他们尽可能少地暴露；而病人，他们顺从出示身体的各个部分——牙痛者张开嘴，展示鲜红的口腔；发烧的人假装习惯地宽下腰带，迎接注射的针头；而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又一个麻醉之下毫无意识的裸体。所谓医疗，意味着药物和器械的干涉，它对我们的保护只能建立在侵犯上，而首先侵犯的，就是一个人的自信与尊严。我见过几个病人家属哇哇大哭地跪在大夫面前，也知道，一个劳模在得知自己病情的当晚服毒自杀，他一生经营好名誉，最后一次，却让他的领导陷入尴尬。

经常出入，我对医院的各个部门了如指掌。我从中得到不少好处，比如，一个阿姨给了我两只用过的注射器，虽然没有针头，但吸满水后是一个别致的滋水枪，足够我在同龄的孩子

间炫耀。我还拥有一个玩具听诊器，用白色的塑料材质做的。大人不在的时候，我偷偷翻出妈妈的真听诊器，装模作样地在小伙伴的肚皮上按来按去。用手比画成刀，给假扮的患者做手术，这个快乐的游戏被一再重复，我从未厌倦。手术其实是一桩体面而正义的暴力事件，满足了乖巧孩子隐蔽起的内心需要。有一次，我把听筒的另一端放在自己的胸口，从夹得疼痛的耳朵里，我听到心跳，巨大而陌生，指针般节律稳定，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钟表——然而谁又不是呢？命运上好了弦，弦长等于寿命，它会在准确的时间停下来。听筒里被放大的跳动声有助于倾听心脏，医院里还有更复杂的仪器，它们功能类似，比如B超的混沌图像，这些仪器都是以类似夸张或变形的方法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就像文学流派里，现实主义难以概括的思想，被荒诞派扭曲、抽象却更精确地指明。

医院永远是个奇怪的地方，让我们惊觉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神设下的迷局。牙医敲敲打打，病人呻吟起来——牙是随身携带的武器，是我们体内最坚实的部分，看不见的蛀虫却把它们轻易镂空，那么，谁更牢固，谁更有力？中药房里好闻的草根气息，药材一律陈旧的茶褐颜色，词牌般动听的药名……一杆

精细的铜盘小秤将它们称量，其中一些甚至含毒。文火煎熬的药壶里，弥漫出浓重的苦味，这就是从芬芳妩媚的花朵和汁液充盈的根茎中榨取出的灵魂。除了宝塔糖和山楂丸，没有其他好吃的药，长大以后我理解了 this 象征：真正的拯救要从毒素般的伤害中获得，而糖一样的安慰，仅能短暂缓解局部疼痛。车祸之后，一个中年人肢体完好无损，但却患了失忆症，只记得一双属于自己的旧鞋，想不起走过的路途，为此，他徒劳地一次次求诊。细节是记忆的索引，而记忆是整个生命的索引。鞋，它的方向朝前，却是在为过去积累，现在，这唯一物证，将从原点出发的两条相反路径全都敛回鞋底浅浅的沟槽里，从此守口如瓶，秘而不宣。我们习惯于仰赖回忆，从中确定方位、寻求动力、汲取养料。断除一个人的记忆，带来何种意义的更改——是惩罚吗？像离根一样，让正在盛开的日子突然凋谢；还是给予意外的叛逃机会，一个人可否由于失忆而合理卸下生存责任，展开新生的无限篇章……我看到正是由于嫁接，原本沉寂的植物才得以怒发花朵。一个老人，每日依靠止痛针和片剂度过他受刑一般的残年，绝症折磨他数月有余——所谓绝症，就是对死亡命令的分解执行。身体泄露了他内心的恐惧，呻吟